

速成肮脏的加尔文主义

Phil Johnson

Phil Johnson 是 www.spurgeon.org 站长

抨击加尔文主义成了博客圈中最新的潮流风尚，该轮到我说话了。

三年前 Rob Schläpfer 拥有最好的改革宗网站和网上书店，无人能及。如果你要寻找回应反对加尔文主义的资料，那是你的必到之处。Schläpfer 的在线杂志 Antithesis 是我所知道的最美观，最持续吸引人的网页，它是完全加尔文主义的。

号称网上修道士 (Internet Monk) 的 Michael Spencer 负责着其中最成功的一个博客组，那是一个布置得像虚拟酒馆一样的人气兴旺的神学讨论圈。网上修道士今年早些时候因着“驱逐”欧斯廷 (Joel Osteen) 轻佻的假福音而名声大振。它早期很出名的其中一篇博客文章就是《加尔文主义就是酷》。从网上的链接来看，Internet Monk 的博客组猪头酒馆 [The Boar's Head Tavern (BHT)] 吸引了许多持加尔文主义的读者。

但去年事先几乎没有任何警告，Schläpfer 宣布放弃所有和改革宗相关的事，开始大肆吹捧几乎所有福音派出版社能够炮制出来的后现代主义古怪观点和“新冒进教会” (emergent church) 运动的册子。经过一点鼓吹，Schläpfer 的邮购公司撤下了一些最好的改革宗书籍。同时，Schläpfer 公开和私下张贴了一些针对加尔文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的火爆抨击 (其中一些，包括一封写给我个人的信，和可 14:71 的灵是相当吻合的。)

最近，Internet Monk 跟从着发表了一篇很有争议的文章，《我不像你们... (特别是加尔文主义者)》，结论的一段是这样起头的，“我

和你们不一样，每天我从加尔文主义的安全圈里游荡得越来越远，进入神怜悯的旷野。” 尽管这篇文章在猪头酒馆还处在被解构剖析的过程中，但看起来网上修道士和他的酒伴们已经决定后现代主义比加尔文主义要酷得多。

Schläpfer 和网上修道士绝非是个别现象，更严肃的加尔文主义领袖，包括 John Armstrong 和 Andrew Sandlin 也正在讲类似的话。尽管他们通常讲得更隐蔽一些。

跳离加尔文主义的大车，朝“改革”人士的态度和文化扔臭鸡蛋，这很明显成了博客圈和以外地方的终极呐喊。

在我们猛烈抨击这些先生和他们的观点之前（我最终会对他们博客一番的），我想思考一下加尔文主义这不久前看来还是当红的观点，为什么对它如此多的前度朋友来说突然变得如此丑恶，这对们会有帮助。

我要坦率地说，我多少能够理解最近一些批评加尔文主义的人所表达的感受。到网上一些加尔文主义的论坛走一走，你很快就会认为，日内瓦的一些东西在腐烂发臭。

但我要快快加上一句，我认为问题其实并不在日内瓦，或历史性的加尔文主义，或任何经典改革宗信条上。我特别认为，这臭气并不是出于加尔文主义本身。以我的判断，问题在于肤浅加尔文主义的肮脏版本，这种加尔文主义主要是在互联网上欣欣向荣，是只有因着互联网这新媒体才有可能出现的。

互联网加尔文主义 和历史性的加尔文主义有时候几乎没有共通之处，请看：

1. 狂热主义。今天风行的极端加尔文主义思潮比任何历史性的极端加尔文主义者所敢想象的更严酷，更极端。

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看看 Marc Carpenter 那臭名昭著的网站，看看他那可笑的“异端名人堂”。Carpenter 是如此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者，以致他甚至把加尔文也标榜为直奔地狱的异端，因为他还不够加尔文主义！他也定了司布真，爱仁慕雷，甚至克拉克(Gordon Clark)的罪（该君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是曾经指责他是不够加尔文主义的）。

有一些人气很旺的论坛，看上去他们正在举办一场竞赛，看看谁是最强烈定阿民念主义的罪，或者最彻底确信极端加尔文主义的。

互联网上的极端加尔文主义者的根本性极端思潮，这些甚至在极端加尔文主义历史最黑暗的角落也是闻所未闻的。至少早期的极端加尔文主义者，比如汉廷顿(Huntington)和约翰吉尔(John Gill)在解经的时候还有一些造就的话可说。

2. 不传福音。在更主流的加尔文主义者当中，无疑有一些杰出的人是热心传福音的(派博(Piper),麦克阿瑟(MacArthur), 甚至斯波拉吾(Sproul))。但如果坚持说现代加尔文主义是一场热心传福音的运动，那就未免太牵强了。加尔文主义传福音的人在哪里？我只能想起一个突出的例子：John Blanchard。(肯定还有更多的人，但目前我是想不到任何其他尚在世的出名加尔文主义者，是把他们的全部事奉主要投入

在传福音上的)。

当然,我充分认识到阿民念主义把历史性的加尔文主义歪曲为反对传福音,这完全是谎言。但人很难说传福音是当代加尔文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我们所写的书,所召开的会议都不是主要集中在传福音上的。

3. 热衷争论。今天普遍的加尔文主义者更加像平克(Pink),伯特纳(Boettner),和巴刻(J.I. Packer),胜过像司布真和怀特腓(Whitefield)。换言之,当代的加尔文主义大部分产生出学者和辩论家,而不是传福音的人以及布道家。这是因为互连网加尔文主义简单来说太过学术化,理论化,对实际行动关心不够,只是听道(雅 1:22)。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这是媒体本身鼓励造成的。

4. 反智主义。这听起来可能和我前面讲的那一点相矛盾,但是这两种倾向都是造成互连网加尔文主义表面化的原因。想看看一个例子吗?我最近收到一封用电邮写的发问,是对我几年来对互连网加尔文主义者所观察的再也不能更贴切的代表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是不会提他的名字的)给我写信问道:

你能用一段话,或者更短来解释你对神旨意"定旨的(decree)"和"教训性的(perceptive)"方面所做的区分吗?请不要给我列一张书籍和文章的清单。请用一段话,如果可以的话,请用一句话。因为这整个看法照我看来怪怪的。至今为止还没有人可以描述得让人觉得有道理。我可没有时间去看死掉的家伙按着清教徒的文风写成十卷的想法。

不要让我去读派博(Piper)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它太长，太复杂了。我只要一个简短的答案。”

是这样，想解开宇宙奥秘的速成肮脏的方法。看来互联网上的每一个论坛都有至少一两个刚刚蒙了光照，不长胡子的加尔文主义者，这些人相信，他们一认同神的主权，对所有事情的认识突然就变得完全了。他们一些人以为只要转换一种更极端的立场，那么就很容易解决他们还是无法解释的难题。

90年代加尔文主义在互联网上的突然兴起看来衍生出一场浩大，史无前例的幼稚加尔文主义者运动，他们把傲慢当作队服一样穿在身上。这种高傲自负，拔出枪来就开火的加尔文主义是丑陋的。任何对此感到震惊的人，我可不会责怪他们。我担心的是那些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的人。

很明显这批评是很概括化的，不一定适用在互联网上的每一位加尔文主义者。但是（这是我很难面对的），我要承认，有时候这些批评的每一样都可以很有理由地适用在我在某个公开论坛上所写，所贴的某些文章上。我要特别承认，非常惭愧，我更多是一个辩论家，而传福音却不够。

历史性的加尔文主义不应该是这样的。是的，加尔文主义是刚强有力的，当事关真理的时候它是不留情面的；要接受它，这并不总是一件易事。但是加尔文主义是充满了真理，这应当使我们降卑下来，使我们心里充满同情，而非炫耀和欺骗。最好的加尔文主义一直总

是热心传福音，心胸广阔，温和，怜悯和饶恕的。毕竟恩典教义本来就是如此。

除非我们回到其中，否则改革宗运动现在被人扔的其中一些石头是很应该的。

同时，我给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意见就是，从历史性的主流加尔文主义作家那里学习你的神学，而不是从互联网博客文集和论坛那里学。这些论坛中有一些可能会有帮助，可以指导你找到有用的资源。但如果你认为它们可以取代神学院，你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丑陋的加尔文主义者，如果你脸上挨了一个臭鸡蛋，你很有可能就是罪有应得。